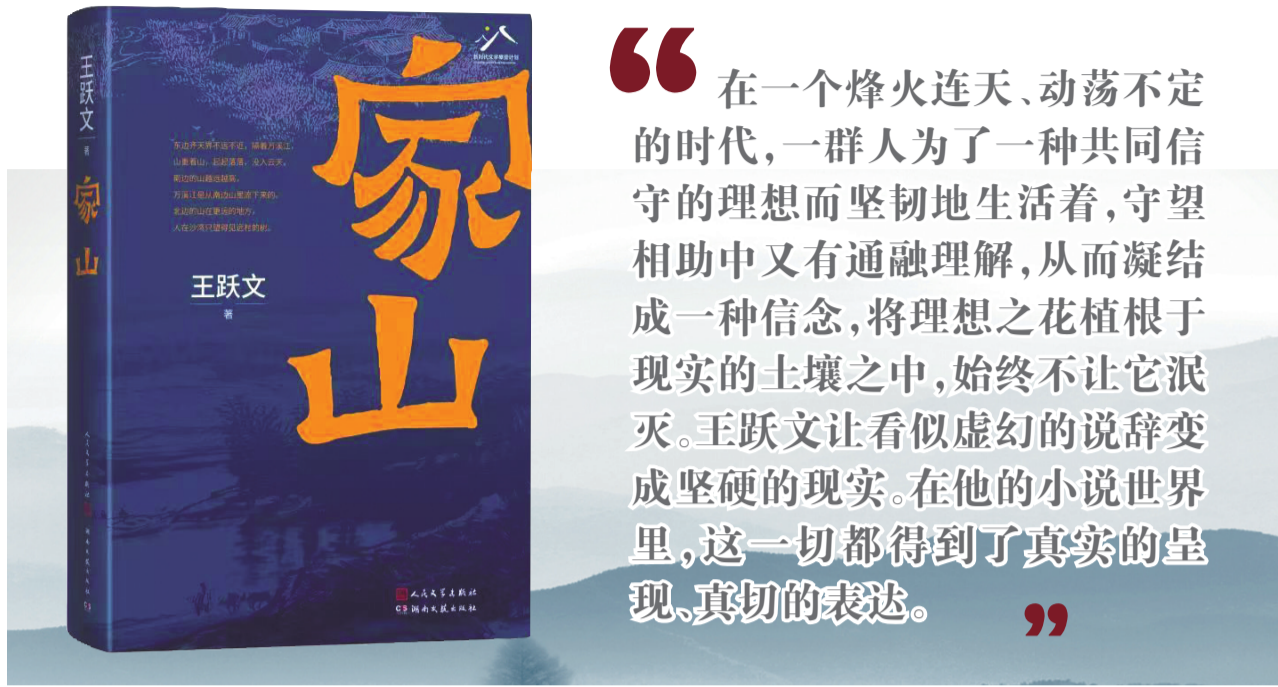


■ 新作聚焦

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

关于王跃文《家山》的读解

□ 阎晶明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规矩，写评论文章必须得有一个悬置式的题目，这个题目最好是概括性的，可以一句话涵盖评论者的阅读发现和论述精髓。我们看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些评论大家，从茅盾到李健吾，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评论对象即作家作品的名字。多么省事、多么简洁，而且把一切让位给作家作品而不是突出评论家个人。之所以现在才说出这个发现和感受，是因为面对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时，我为寻找一个合适的标题而费尽心思却终不得。是的，面对这样一部写家乡也是写中国，写历史也是写理想，写儿女情长也是写家国情怀，既有书卷气又突出民间性，既讲究书面语言又大量使用方言俚语的作品，要想用一句话涵盖它的内容、主题、意图、艺术，道出它所描绘的、叙写的环境、场景、故事线索，真的很难。而这或许正是王跃文想要达到的目的。《家山》是一部读起来容易而且耐读，复述出来又很难的作品。这正是小说的功能所在，它在简洁与复杂、清晰与混沌中呈现生活的面貌。《家山》并不构成阅读的挑战，却强迫批评家要花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尝试阐释。

在我心目中，王跃文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已经以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证明了这一点。他可以写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活画出看似寻常却已变异的众生相；也可以写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是一种漫随流水的不变中可见波澜的生活；还可以写与自己无论从生活的时代还是地域都相隔甚远的人物故事。只要是可以通过小说可以表现的，似乎他都可以驾轻就熟。《家山》是王跃文在以往创作总和基础上的一次再出发，将他自己蓄积已久的创作力来了一次总爆发。在王跃文个人的创作史上，《家山》无疑体现了他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他不离开出发的原点，又必须要向更远的地方出征。《家山》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创作追求，呈现为一种复杂多重的面貌。

何为“家山”？小说的第二十三章，陈姐夫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喜闻父母及家中顺吉，家乡瑞雪，河山安宁。”由此也就知道，“家”“山”，可以视为一种理想：家庭和家乡人顺遂吉祥，家乡山水安泰无恙。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理想，但要变成现实却真的很难。《家山》就面对着这样的难题。在一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定的时代，一群人为了一种共同信仰的理想而坚韧地生活着，守望相助中又有通融理解，从而凝结成一种信念，将理想之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始终不让他它灭亡。王跃文一定要这么写，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看似虚幻的说辞变成坚硬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实的呈现、真切的表达。

小说里的家乡叫沙湾，看不出有任何隐喻，这也印证了“家山”的确是王跃文提升出来的一种对家乡的定义，以证明它在人心中的分量。沙湾是这样这么一个地方：它是湖湘之地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几乎是个“一姓村”，因为除了一户姓朱外，其余的全部为陈姓。与它相邻的村落叫舒家坪，是沙湾人往来县城必经之地，互相交往走动自然也就十分频繁。

小说正是从这样的秩序中进入的。开头的故事像是流行小说里的故事开端，沙湾村民和舒家坪的村民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械斗，直至出了人命。而这条人命还发生在甥舅亲缘之间，舅舅四跛子为万般无奈下将杀红了眼的甥舅舒德志给“刺”了。他们本是把沙湾与舒家坪的亲缘提升为血缘一家人，却因“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的疯狂理念，导致无法挽回的痛心疾首。然而无谓打杀的由来更显荒唐，只是因为沙湾独姓朱的男人朱达望一句酒后疯话，惹得舒家坪人同陈姓家族大开杀戒。这个开头故事，让小说陡然有了戏剧性、误会、凶杀、创伤、悔悟。

之后的故事围绕着如何化解这场不可化解的矛盾展开。然而，作家为读者展开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幅千里江山图，而非非是一个械斗故事的连环画。陈家四跛子杀死自己的亲外甥舒德志，让本来本的兄弟情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个死结直到小说的第十七节才完全了结。四跛子将自己的次子送给姐姐当儿子作为补偿，无论是沙湾还是舒家坪的村民，都希望两家能从此化解仇恨，兄弟和好如初。一波三折之后，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两个村的村民又可以从容往来，一片祥和，为实现了和好，沙湾村的伍德公早已暗中去了舒家坪显见和好态度。“骨肉就是骨肉，哪里打得散”，这几乎是两村人的共识。一切似乎显得非常合理。《家山》的主题就在这打打杀杀中逐渐显影。

王跃文要写出一种大家都愿意恪守的道德，都愿意共同维护的秩序，一种斩不断的文化之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出于善而得到和。和善之美映照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才使得生生不息成为可能，才使得艰辛之中仍然不缺少美好，纷乱之中依旧保持着公序良俗。

村斗这种“拧巴”的故事或突发事件，非非要写出完全反向的主题，但这只是小说故事的“引子”，更“拧巴”的是整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这是一个乱世，国家、民族处于危

难之中，好男儿大都奔赴战场，一群老幼男女生活在传统的乡村里，坚守着一种共同追求的秩序。他们跟外面的世界有脱离不开的关系，同时又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样貌。这是一种更大的冲突，也是一种更艰难的坚守。小说其实集中于一个家族即沙湾的陈姓，聚集于父子两个人物，即伍德公和他的儿子陈姐夫。伍德公是传统美德的化身，也是智慧的集成，还是权威的象征。沙湾的大小事宜，外事内务，全都由伍德公来处理，一切规矩，都由他来解释、“修订”，一切纷争，均由他来摆平。这种角色的存在，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家山》更凸显中与权威。伍德公发挥着《红楼梦》里贾母式的作用，又更通达和聪明。他的儿子陈姐夫总是为沙湾吹来一股新风。这个为国打仗的青年男子，有理想、有抱负，同时又守孝道、爱家乡，妻子儿子一应俱全都留在家乡。书信来往，问的是家事，叙的是亲情，传递的是乡情，姐夫也要躬身招呼：“儿儿叔，我还没见过你呢。”风度翩翩，道德几近于完美。姐夫更是将现代新风带入到沙湾的新生力量。他对伍德公讲述时事新变，还启蒙了妹妹贞一走上读书、参军、征战的的人生新路。姐夫劝伍德公的话也很简洁：“村上的人好，祖国祖风光大。整个国家要好，光是一个靠不住的。说到底，国家制度要好。”姐夫始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既孝敬父母、热爱家庭、关心家乡，又能够以顺应时势的姿态，引导一众亲友走上既保持传统秩序，又渐行时代新风。

这是一种让理想照进历史的叙事。王跃文理想化地设置和处理人物与人物关系。他努力通过合情合理的叙事，让这一切成为妥帖自然的情境。陈姐夫、朱克文这些在沙湾成长起来的青年，不但没有在种姓氏族问题上产生隔阂，更在家国大义上显示出共同的抉择和担当。为了摒弃旧的风俗，小说专门写了妇女缠足、放足的过程。无论是县府发布的公告，还是沙湾男女老少达成的共识，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符号化风俗被终结。为了体现未来发展，小说专门写了发展水利和兴办教育两件大事。陈扬卿和齐峰义务兴办乡村小学，可谓功德无量。陈扬卿为全县水利竭尽全力，四处游说奔波，寻求县长的支持，也得到其父亲逸公老儿的肯定。兴修水利的动因之一，也是要传承“禹帝之德”，是一种追求高尚的举动。《家山》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尽显人格守美德的风范。在处理陈舒两族争斗、陈朱二姓纷争时，已经展现了所有人为了达成和诣而做出的宽容大度、隐忍克制。在处理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上，一样以美为底色，以善为本色。女性人物无论是姊妹、姑嫂、妻妾、妯娌之间，都以和善为前提，以融洽为目标。读来仿佛有理想国的味道。

但重要的也必须指出的是，《家山》真正的道德之美都建立在对抗时代背景的铺垫之上。战争的烽火通过陈姐夫等人的行为和书信，可以让人时时感知到。小说展现的是无论前方后方，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识字断字，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守护家园的意识，一种保家卫国的尊崇感。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乡间故事，因此就带上了历史的尘埃，成为理解和认识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之美、道德之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许有其虚幻和脆弱的一面，但正因为它们才有守护

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

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离不开海外出版社、翻译家、汉学家的倾情参与和奉献。活动现场，国际出版商协会前主席、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原社长理查德·查金、土耳其汉学家吉来、西班牙汉学家夏海明、墨西哥汉学家莉亚娜分别发言，表达了对“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祝福和期待。

在作品推介会环节，《燕食记》《北流》《不老》《五湖四海》《亲爱的蜂蜜》《神医》《戴花》《人魂枪》《宝水》《家山》《烟霞里》《月下》《凉山十八拍》《金枝（全本）》《神圣婚姻》《雪山大地》《金城》等9家出版社出版的17部“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推介作品逐一亮相推介短片。《凉山十八拍》作者叶舟、《家山》作者王跃文、《宝水》作者乔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等作家和国内出版社代表分别发言。

参加活动的还有林白、徐坤、魏微、笛安、石一枫等“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推介作品作家代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海外汉学家代表，相关出版社的图书编辑、版权经理等一线从业人员及国际出版行业代表等。

“在一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定的时代，一群人为了一种共同信仰的理想而坚韧地生活着，守望相助中又有通融理解，从而凝结成一种信念，将理想之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始终不让他它灭亡。王跃文让看似虚幻的说辞变成坚硬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实的呈现、真切的表达。”

的必要，才显示出坚守中的坚韧。

前面所述，都是关于《家山》的价值追求。《家山》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书卷气与民间味道的结合，是书面语言同方言俚语的糅合。在我的观察里，近年来，尤其是进入2022年，在丰富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作家们必须尽显其能，尤其要突出自己作品的标识。让这些标识成为个性，成为展现独特性的理由。大家却不约而同地又跑到了同一个轨道，这就是：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风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作家们不是以外来者的姿态，观赏式、好奇式地写出某种奇观和见闻，而是以故乡的理由强调自己所写的一切如何不可替代、不可模仿、不可复制。无论是介绍民情风俗，还是描写风景器物，“北方”“南方”这些模糊概念已经不足以体现作者的表达，而一定要具体到一座城市，某个县、乡甚至某个自然村落才算到位。过去两三年，迟子建、刘震云、胡学文、罗伟章、林白、乔叶、邵丽等，都在他们的长篇新作里，将故事的发生地标识为故乡，突出表达带着乡愁的“故乡感”，小说也成了作家向故乡致敬的行动。

《家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王跃文把方言直接带入到叙述语言中，而不止体现在人物对话时。无论读者是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知。这样的句式布满全篇，俯拾皆是。比如“长大抬阿娘抬不到”一句里，“抬”是娶，“阿娘”是媳妇。其他如“乡亭叔侄”近似于父老乡亲，“易不易得回来”相当于不能回来。在特别的音韵里又有某种古风，这些语言因此并不是以土得掉渣来显示民俗，反而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这也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家山》里，当姐夫的家信被家人展读，县府发布禁止强迫妇女缠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的公告，学校的读书声响起时，一种文白相夹杂的书面语言扑面而来，与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形成对比和呼应，产生出某种特殊效果。语言的独特使用还强化着人物性格。如四跛子被姐姐喜英当面咒骂时，当桃香虽一字不识却大量使用民间四六句到衙门里痛快陈述时，乡间女性的个性因此得到充分彰显。似乎是任何其他表现方式都不能比拟的。

《家山》是王跃文精心制作的一道大餐，有地方性但绝非是“地方小吃”，突出民间色彩但不以“土气”为美，执着于传统文化之美，但同样散布着现代性。从时代背景的铺垫到传奇故事的点化，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矛盾冲突的波瀾，处处可见其用心之精细。连人物名字都为价值理念的表达发挥着烘托作用。伍德公、福太婆、逸公老儿、美坨、德志、德全、齐峰、扬卿、克文、克武……不一而足，都营造着某种特别的氛围。月桂出家，修根是道士，伍德公又是儒家文化的民间象征。这些描写透露出作者的创作抱负，即在一部作品中呈现和容纳尽可能多的内涵。就此而言，《家山》无疑是一部值得深入剖析的作品，对于理解和分析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具有典型意义。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创作谈

“家山”，就是家乡，就是故乡。我的长篇小说《家山》中的“家山”，就是我的家乡湖南省澧县。故事起止时间1927年到1949年。故事发生地是我虚构的一个叫沙湾的中国南方乡村，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风俗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我出生地澧水的样子描摹虚构。小说里的万溪江可以看作澧水，齐天界、豹子岭则是雪峰山区常见的景致。

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因为20多年前我翻阅王氏族谱。族谱有载：1949年3月5日，与我澧南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被土匪张玉琳聚众抢劫，三千多支枪械流落民间，山头大王据寨称雄，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我们村一批热血青年组建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村民们纷纷捐钱捐谷，筹集枪支弹药。这支自卫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澧县立下大功。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人，按辈分都是我的祖父辈、伯父辈，他们在我小时的记忆里都是口咬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却皆已不在人世。我心里不安，我有责任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我全部的乡土记忆，包括我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我开始着手收集研究那个年代中国各地乡村的多种史料，包括政治经济史、土地租赋史、革命斗争史，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过的许多旧事，小说的格局就更加开阔了。我想写出一部具有史实性、史志性的小说，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谱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能够反映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整整一个时代的人间故事。

这部小说的聚焦点是沙湾乡民的烟火日常，静水流深。我并不简单依据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去图解生活和历史，一切回到真实的细节，传统的乡村生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的人间样本，人们日常起居、春耕秋收、婚嫁嫁娶、年节往来，都与时应年应景。然而百年中国的历史大事件，腥风血雨，惊涛骇浪，却都有沙湾人的参与，也都给沙湾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我秉执史笔为文，在大的历史事件上，尽量还原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比如，小说里的婚礼和葬礼皆严格依据生活原生态描写，但又依据人物性格及小说情节需要进行文学化处理，读者也或许从这样的描写里体悟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与生命哲学。逸公老儿去世，我从老人回光返照、老人吊气时喉头轻轻的响动、亲人们举哀报丧、佛事道场、乡亲们吊唁，直写到老人灵棺抬上祖堂青松果。一场葬礼，写出了中国人庄严的生死观、血肉相连的亲人情感、乡亲眼里的盖棺论定、葬礼在乡间的教化作用，等等。然而，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代淘洗中，沙湾子弟们或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或忍辱负重、坚韧不屈，表现出应有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民族血性。我有意避免了过于戏剧化的情节描写，依从于那方山水的生活自然逻辑，尽量在白描中写出生活的宁静与艰难、清晰与复杂、细小与宏大。“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说中的伍德公、逸公老儿、修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人，而姐夫、齐峰、扬卿、瑞萍、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历史和时代都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演进。

我在语言的使用上，人物语言尽量做到各人有各人的声口，真实地依据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身份、不同情节需要，采用不同语体色彩的语言；官文、布告、书画、标语，皆不离当时的历史真实；而叙述语言则尽量白描、及物，多选用名词和动词，看似简素，却在整体的意境中出神出彩。我有意大量采用乡村方言，还原那方水土乡民的说话方式。老百姓因为经验世界和知识世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又因为老百姓的词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们说话天然地会借助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沛，天然生发出诗意。比如，桃香教儿媳煮饭时烧火，说：“为人莫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短短几句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含其间。小说里的某些方言其实就是古语在民间的存留。中华文明万古赓续，生生不息，同汉字主体上是表意文字有关的、表意文字的字义古今基本不变，只是读音因时因地有差异。方言俚语的艺术化处理，不但是小说抒情达意的需要，也能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由此具有了现代性。

乡村中国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这是由乡村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和几千年的文化根脉决定的。写好了中国乡村就写好了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的写作笔法，客观上就是作家的为人态度。我想以质朴方式表现那个时代中国乡土的真实生活，但这还不够，我更想通过这舒缓细致的乡村生活画卷，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民族根性之美、诗意进步之美。我笔下的《家山》既是真实的、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诗意的。写作《家山》是我对我脚下这一方厚土、生活在这一方厚土上的人民，这一方厚土上所传承的文化历史传统、它的日新月异的进步献上的最深沉、最炽热的爱。

《家山》中的中国乡土书写

□ 王跃文

(上接第1版)

哈桑·拉贝希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一宝贵的倡议旨在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促进和平、繁荣与合作。文学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信“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启动将以一系列丰富多彩而优秀的翻译作品，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带来丰硕的合作成果和国际凝聚力。阿尔及利亚将继续信任、鼓励并对提供相应的支持，作为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阿尔及利亚也将积极推动阿中合作，将更多的书籍和作品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阿尔及利亚的文学和文化。

在常柳看来，“扬帆计划”以“译、介、传、播”为核心打造“走出去”整体机制，甄选海外译者，精选海外出版社，遴选海外书展平台，搭建海外社交媒体传播矩阵，全面构建中国文学融媒体国际推介渠道。持续推动“扬帆计划”入选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出版、宣传与传播，非常及时而必要。中国出版集团将筹划实施好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推动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中国文学图书更好地“走出去”，同时将与各家发起单位通力合作，重点搭建并统筹“扬帆计划”

入选作品的译介推广平台，共同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无远弗届、英华日新。

欧玉谈到，书籍可以远渡重洋，成为文化间对话的重要媒介。由此，在法国可以读到中国的书籍，而在在中国也可以读到来自法国的书籍。长久以来，法国鲜有中文译者能够翻译中国文学巨匠的文学作品，但是，今天在法国学习和说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希望中法加强交流，为促进两国在图书出版界的合作不断作出新贡献。

图丽颖介绍说，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一，中图公司发挥海外资源优势，对已出版的17部作品面向海外进行了广泛推介，现已达成了5部作品面向海外版权输出合作，涉及英语、法语、韩语等6个语种。另有10部作品已得到海外出版社的积极反馈，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续，中图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多年深耕海外积累的渠道优势、国际朋友圈资源和海外推广的专业经验，集合海外千家出版社、百位汉学家做好作品多语种版权代理工作，充分发挥全球各大国际书展特别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平台作用，举办相关活动，助力译介作品走入海外图书馆、书店、文化机构等，并建立工作专班机制，做深做实“扬帆计

鲁院举办全国税务系统首届文学创作培训班

本报讯 2月20日，鲁迅文学院全国税务系统首届文学创作培训班在京举行开学典礼。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税务出版社社长朱承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副主任肖军、中国税务出版社副社长马连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长征出席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主持。

徐可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我国税务系统文学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良好态势正在形成，文学的新生活力不断积累和涌动，作家队伍建设取得可喜成果，税务文学的前景令人期待。本期鲁迅文学院全国税务系统首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的举办，旨在加强税务系统文学人才培养、促进税务文学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希望各位学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切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凝心聚力、指导创作，坚持人民立场，树立精品意识，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厚的感情书写，为繁荣税务文学、促进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朱承斌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培训班力求打造成一次示范班，为今后开展更多培训提供成功经验，为税务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稿源。希望各位学员在培训期间能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意义；坚持学以致用，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培训中；虚心学习求教，严守纪律，树立良好形象。开学典礼上，林喜庆和柳春作为学员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从写作实践出发分享了各自在文学之路上的经验和感悟，表达了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喜悦和期待。大家表示，税收的改革发展和税务人的思索开拓为税务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税务文学如何突破局限，最大化地关注人性，惠及享受税收成果的芸芸众生，对发展税务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圆满完成培训任务，以更饱满的姿态投入今后的创作中，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据悉，本期培训班的18位学员，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和国税出版社推荐、鲁迅文学院审定，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批准录取，是税务系统中具有相当创作潜质与发展前景的群体。（刘鹏波）